宋書

三四

列傳第五十二　　宋書九十二

臣沈　約　新撰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内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篡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兖費由府

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朞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

戸不盈百萬爲榜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看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戸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後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

歲屬奮龍不得黜席未暇爕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洽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王鎮之字伯重瑯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耆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爲瑯邪王衛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令竝有能名内史謝輶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録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

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基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既而前軍失

利白衣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

腳患自陳出爲輔國將軍瑯邪太守遷宣訓衞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

弟弘之在隱逸傳

杜慧度交阯朱䳒人也本屬京兆曽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眞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遯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遯之

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眞三郡遂圍州城時遐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眞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眞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

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弈李脫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眞太守章

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録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户高祖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

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為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為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為交州

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瘉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别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illegible]

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
玄諷中丞免謐官玄敗以爲祕書郎尚書倉部
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又祠部永
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爲
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
邑精練明理爲一世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
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
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
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

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

所以歲有不稔便以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
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
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
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
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
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
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
始興太守豁潔己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
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

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
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
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
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
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
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
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淸平無私爲太祖

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
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鎭之爲士民
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霜褏頴貞柯必振
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
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
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沖夷秉操純白行稱私
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禄宦無通資而隨牒南
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

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氷心與貪流爭激
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寳鏤之飾連
組珠海室靡瑠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
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
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
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氷
守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
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
瞽言希垂聽[illegible]元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王鑠冠

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州府事毋憂去職張尋
趙廣爲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
年乃追徵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
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土安説至今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
六十二身亡之日家無餘財太祖甚痛惜之詔
曰徵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己無倦
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
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

簡子子叡正員外郎弟展𢧐質車騎長史尋陽
太守質敗從誅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
祿大夫父普驃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
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
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
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
廬陵王義眞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太
守入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illegible]

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入爲太子
中舍人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
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内史以
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
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
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
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
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
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

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録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闇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楊前軍府參

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
禪隨例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
即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
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殷景
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
政事煩擾訟諍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
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
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
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

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禄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謐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内史魏郡守廉潔脩慎在公忘私安貧守儉久而

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鮦
陽令李熈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
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
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
浦熈國道各賜絹三十匹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
官至南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
公相歆之被遇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
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

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守郭啓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饟纖　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illegible][illegible]

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時有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竝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燾傳珉爲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爲神明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竝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淸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

吳郡陸法眞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知悅字少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乆自得也遂不果悅泰

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悦爲侍中撿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悦死衆咸謂諸署祝阻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户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横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

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
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
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
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治如或可勉
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列傳第五十二　　宋書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三　宋書九十三

臣沈約新撰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

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雖乖

宿賔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
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
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旣閈其說賢者之
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
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言
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
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
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
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

名高士以爲眞隱傳格以斯談去眞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長弄

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消搖論注禮記中庸篇

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
往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行
參軍琅邪王司馬屬竝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
太尉參軍戴顒辟士韋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
宜加旌引以弘止退竝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
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顒太子舍人宗炳竝志託丘園自求衡蓽恬靜
之操久而不渝顒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
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

常侍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

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

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毎游山水往輙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毎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

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竝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竝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

逵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荆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爲

祭酒主簿竝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
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
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
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
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
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
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
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

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霸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竝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

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宗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

丹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鼐味斯和濯纓儒
官亦王猷遐緝藏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
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爲
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鎭彭城遣使迎之禮
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眞高士也尋復南
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 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
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 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
記慠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
奥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

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

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
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
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
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貟外散騎常侍並不
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
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介默語
仰風荒遐傾首前貟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

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竝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

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
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
依巖築室謝靈運顔延之竝相欽重靈運與廬
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
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
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
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

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為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禄大夫父寧黄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祕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甞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竝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載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
往茅室蓬戶庭草蕪逕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
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
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
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世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
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
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

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
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
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
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
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
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
復取元嘉初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
義季鎭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
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

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竝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

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竝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

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

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曽祖偘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曽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

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
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
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
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
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

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穉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窻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愒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

出岫鳥勌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絶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説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上春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

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

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

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
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
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
天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
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
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
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
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

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為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

洪河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默語運固隆汙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
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
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慍喜
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
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
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
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餽遺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

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

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
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
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
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
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令
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為作衣服
并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
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
以立學從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

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

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

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稺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

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勿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

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
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埶術
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
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
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
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脩
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

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
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
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
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
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己復禮始
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
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

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以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

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毋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爲文學從事不起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

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禄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脩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

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風瑯邪王素會稽朱百年竝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皐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竝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人竝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猒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

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山徵負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暴布山三十餘載楊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甞就

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自京口還鎮江陵要康之同行拒不應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稅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並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輙臥論文義世祖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

恆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
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
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疾
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
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
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
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
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

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罷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列傳第五十三　　宋書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宋書九十四

臣沈約新撰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

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　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竝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凴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俛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

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
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
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
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
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
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

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内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剶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寳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祖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典

籤上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
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
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
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
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
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
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
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
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

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
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
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
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
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
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
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
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
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上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勑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

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
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
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
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
謡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應天子
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
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
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
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

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
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
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
庫藏使家人謹録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
法興棺焚之籍没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
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
萬國推心勳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
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
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

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
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
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尚之時爲新安王子
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
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
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
勤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
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
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

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户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貟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阼權

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户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事平還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世

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弑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

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
因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
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
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
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
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
傅亮父同名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
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帝

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
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
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
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
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碻磝
銜中旨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
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劝追義恭因得南走
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
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

注孝建初補尚書泉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羣臣防禦之策孝議曰

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齊斧徘徊朔氣稽擣今

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尒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遥遠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

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
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擣
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
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
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
方可以相贍臣以為方鎮所資實宜且田且守若
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
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
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

爲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
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
所比歲戎戎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
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
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
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
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
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姧志歲結臣以爲
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

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遂事寢弊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爲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戎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虀鳥逝矣尋即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

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
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
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
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
發玄王受命作周寔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
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剏乎豐郊紹
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
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
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謀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

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
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
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
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
極攡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剗定鯨鯢天
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寓對
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二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為
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逖聞莫或斯等宜依
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

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
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
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請外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
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
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
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
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
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七年爰遷游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宮罷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

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
始安王子眞博士又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
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
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
無迕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
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
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
輦爰亦預焉太宗即位例削封以黃門侍郎改
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

作竝如故爰秉權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銜己人倫所棄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饕逢遂官叅時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超欹而諂側輕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氂豪箴闒初無愧滿常有闚進先朝賞以芻輩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侫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

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
縱興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
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
主啟嶇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
自以體含德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
朕撥亂反正勳濟天下靈祇助順孽逆必夷況
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挾異心著於形迹陽愚
杜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庶申詭略當今朝列
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釁時政以其自

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饕過不
謂潛怨傍外進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
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
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
所為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
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略是務
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
豺虎以清王猷但朽頽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
罪徙付交州爰既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

條五刑所抵耆必加貸徐爰前後釁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壖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識曲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内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值刺史張牧病卒土人孝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爰爲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太宗初出閤選爲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内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内住在祕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

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處事洩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輙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

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内
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
腹心直閤將軍宋越等其夕竝聽出外裝束唯
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
要之僧整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
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楊宋
逵之陽平田嗣竝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

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說寂之見輙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

夫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
淳于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
新淦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
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
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
道龍荼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
百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
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討之破
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領南

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

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爲山陰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騎將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

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

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
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
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
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隷皆受不次
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
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
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
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

宗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
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
澹爲武陵郡衞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
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
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
年還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
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平王
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
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杖俄而棄部伍單騎

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㕓內外莫不懼憂
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
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
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
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
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
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
天寶因以其謀告帝 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
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

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爲外監配張永諸軍征
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爲奉朝請南高
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
勞求加封爵乃封爲鄠縣子食邑二百戶發
佃夫之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
年出爲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羽林
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

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姜產之秦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户為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

官令太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皃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爲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爲南臺侍御史稍至員

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
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幷前六百
戶五年出侍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
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守
兼舍人如故道隆爲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
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
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
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
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巳至航南道

隆忽召鎭軍將軍劉勔於石頭勔至命開航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航自弱邪勔不敢復言催勔進戰勔度航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跼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佃

夫道隆李道兒等益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

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踈以成狎者也而任隔踈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䂓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笫豈可得哉

列傳第五十四　　宋書九十四



